

有华人的地方

· 珍藏版 ·

就有龙人的作品

# 战族传说

龙人 / 著

⑥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龙人 / 著

# 战族传说

⑥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
全国百佳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族传说:全8册/龙人著.-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14-9

I. ①战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9688 号

战族传说:全8册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28

字 数 1279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14-9

定 价 398.00元 (全8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一章 | 无为大法 ..... | 1   |
| 第五十二章 | 弃明投暗 ..... | 26  |
| 第五十三章 | 隔代之仇 ..... | 51  |
| 第五十四章 | 手刀足剑 ..... | 75  |
| 第五十五章 | 人间温情 ..... | 100 |
| 第五十六章 | 魔剑虚碎 ..... | 125 |
| 第五十七章 | 蚩尤魔甲 ..... | 149 |
| 第五十八章 | 后起之剑 ..... | 174 |
| 第五十九章 | 浊魔混气 ..... | 199 |
| 第六十章  | 错剑奇式 ..... | 225 |

## 第五十一章 无为大法

此役之后，牧野静风对黑白苑自是恨之入骨，但黑白苑在此役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实力让他明白，在风宫白流元气大伤尚未完全恢复之际，若是贸然对黑白苑实行报复反击，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

于是，在数股势力间，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宁静——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可怕宁静。

今日，风宫白流的这位殿主如此相问，自是因为他们对黑白苑已甚为忌惮。

只听那脸色蜡黄的年轻人道：“风宫暴戾无道，草菅人命，已是人神共怒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又何必一定是黑白苑的人惩治风宫逆贼？”

那风宫殿主冷哼一声，沉默片刻，道：“若非本殿主有要务在身，必取你性命！他日若再相遇，就是你授首之时！”言罢对他的属下道了声：“撤！”

自五年前风宫崛起于江湖之日起，风宫还从未如此忍气吞声，此人言语看似强横，但他却在一名属下被杀后竟就此罢休，实为罕见。

师一格心道：“风宫殿主让人去村中夺马匹时再杀几人，自己却隐匿庙中，显然是有强敌追击，他才想出此计，欲将追敌引开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无心恋战。只不知这两个年轻人会不会见好就收，就此罢休。”

正自思忖间，那脸色蜡黄的年轻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风宫中人的心性让我等好生佩服，连同门弟子被杀，亦置若罔闻。”

那风宫殿主本已走到了庙门处，一步即可跨出庙外，听得此言，他停

下了脚步。

他不能不停下脚步，虽然他知道强敌将至，此时与人动手，即使胜了，也于己不利，但对方所言，已将他逼至不得不有所反应之境。他缓缓转身，声音低哑地道：“年轻人，因你这句话，庙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死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他身侧的两名风宫弟子立即拔出兵器，疾扑而出，兵刃划过虚空之声清晰入耳，两人的身手皆甚为快捷，而且配合极为默契，虽是在黑夜中，但仍能分进合击，配合无间。

一声冷笑，“当当”两声金铁交鸣响过之后，两名风宫弟子突然齐声惨叫，倒跌出去，胸口各中一剑，仰身倒地。

血腥之气立时弥漫开来。

师一格心中顿时一宽，先前此人突然出手毙杀一人时，尚有可能是凭借对方出其不意出奇制胜，那么这次却足以显示出他卓绝不凡的剑法。

那风宫殿主沉声道：“好剑法！”双掌倏扬，密如骤雨般的破空之声倏然响起，其声尖锐如利刃，师一格立知是暗器破空之声，而且暗器甚为密集，当下立即提神戒备。

黑暗中倏然进现出一团夺目光弧，金铁交鸣声不绝于耳，剑芒闪掣间，所有暗器被悉数挡开。

师一格倏然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腥臭气息，闻之欲呕，不由心头大惊，脱口呼道：“小心，暗器上淬了剧毒！”

他心知自己必定已吸入了部分毒气，不敢怠慢，当下凝集内家真力，欲将体内毒素逼出。

那风宫殿主怪笑一声，道：“你错了，并不是暗器上淬了毒，老夫射出的本是毒弹，一碰即碎，毒物散开，早已充斥此屋！哈哈哈……小子，老夫既然被人谓之‘毒夫’，你本该小心防范才是！”笑声肆无忌惮，显然是因为他料定对手在内家真力封挡他所射出的毒弹时，不可避免地会吸入毒气，方才有恃无恐。

师一格闻言心头大震，暗忖道：“原来来者是风宫殿主‘毒夫’厉千城！此人极擅用毒，若能早知，便可及时防范！”

想到“毒夫”厉千城的可怕毒名，师一格不敢怠慢，急忙屏息凝气，以抵御毒气入侵，却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响，一股湿漉漉的劲风忽然自对面吹来。原来竟是那身材高大、肩背长盒的年轻人反手一掌在墙上拍出一个大窟窿，寒风便从那窟窿中贯入，其用意不言自明。

这时，只听得脸色蜡黄的年轻人怒道：“老匹夫竟如此歹毒，我范离憎纵是一死，也要将你杀了！”

剑气大盛，纵横闪掣，这座小小的庙宇已承受不了如此惊人的剑势，屋顶瓦椽纷纷断碎，风雨立时自断碎处穿入庙中。

师一格又是一惊，愕然忖道：“原来这脸有病容之人竟是逃出‘试剑林’的范离憎！他的剑法由白发无指剑客幽求所授，无怪乎其剑法如此惊人！却不知与他同行者是何人。范离憎明知对方用了毒，却仍全力进袭，分明是拼着毒发身亡，也要一举诛杀对手！”

师一格深知“毒夫”厉千城所用之毒无一不是歹毒至极，他的武功亦可跻身武林顶尖高手之列，范离憎要想在毒发身亡之前诛杀对手，绝无可能。当下，师一格已顾不得会使毒气侵入自己体内，振声道：“范兄弟不必急于求成，此人毒功太过霸道，还是先避其锋芒为宜！”

只说出这几句话，师一格倏觉头晕目眩，心中一沉，急忙噤声，全力提聚内家真力，以祛除体内毒气！却听得剑鸣霍霍，范离憎并未就此罢手，仍是攻势如潮，师一格虽然焦虑不安，却已无法开口，他心中拿定主意，一旦范离憎有性命之忧，他即使拼着毒气攻心，也要出手相救。

“毒夫”厉千城亦未曾料到范离憎竟不畏死，在范离憎汹涌如潮的剑势下，阵脚大乱，以他的武功修为，本不至于如此快就露出败迹，但他对自己的毒气有了倚重之心，只求拖延片刻，范离憎就会不击自败。由于心存此念，厉千城自然攻少守多，而范离憎自知时间不多，故出手无不是心存一往无回之念，战意空前强盛。

此长彼消，范离憎很快占尽上风，厉千城节节后退，式不成招，心惊之余，他只有咬牙苦撑，只求范离憎尽快毒发身亡。

但不知为何，数十招之后，范离憎的身手未见有丝毫滞缓。

这时，只听得那高大伟岸的年轻人道：“范大哥，让我与此人拼杀一回！”

他的声音没有丝毫浑浊嘶哑之象，厉千城心中大骇，忖道：“若非老夫此次所用的‘铭心粉’全然无效？否则为何这两个小子皆安然无恙？”此念一起，立时惊怒惧怕齐涌心头！心神恍惚间，倏觉腹部一痛，范离憎的剑已在他腹部划出一道长长的血槽，深达数寸，鲜血汨汨而出，剧痛之下，厉千城忍不住哼了一声，强自提气，挥掌疾向范离憎剑背拍去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剑芒横扫，厉千城五指齐断！与此同时，只听得范离憎对他的同伴道：“我尚可支撑，你万万不可出手！”其实此时他已占尽上风，却说是“尚可支撑”，显然是针对厉千城所用之毒而言。

厉千城不明白自己霸道歹毒的“铭心粉”今日为何毫不见效，接连受伤之后，他已全无斗志，右臂一扬，一道劲风疾扑范离憎面门，同时身形暴起，如冲天之鹏！

范离憎挥剑疾封，“嘭”的一声，他的剑突然燃起绿焰，连握手处亦被绿焰吞没，右腕剧痛如割。

范离憎心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：有毒！右臂潜劲疾吐，剑身“嗡”的一声颤鸣，绿焰顿时熄灭。

“咔嚓”暴响，厉千城已自屋顶穿射而出，临走时怪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右腕已被毒焰烧伤，不出十日，必然由右腕溃烂至全身！老夫不信你真的百毒不侵！若不怕毒气发作更快，就来追赶老夫吧，哈哈……”长笑声中，他双足疾点，人已如箭般射出。

范离憎暗一咬牙，正待追出，忽听得身后“咕咚”一声，有人倾倒地，大惊之下，急忙止步，却听得那身形高大的年轻人惶然道：“这位……叔叔莫非真的中了毒？”

范离憎立时明白栽倒于地的不是他的同伴，当下便道：“燕兄弟，你可有不适之感？”

被他称作“燕兄弟”的高大年轻人正是已被悟空收作守剑弟子的燕南北，他的容貌身材看起来比范离憎更为年长，其实却比范离憎小了好几



岁，故称师一格为“叔叔”。

燕南北道：“大哥，我没事。”

范离憎心中暗暗奇怪，不明白为何自己与燕南北皆安然无恙，而师一格却会中毒。他无暇细想，急忙对燕南北道：“燕兄弟，你将香案上的烛火点着，这位师先生与我曾有一面之缘，方才又好意提醒我们，我决不能对师先生置之不理。”

燕南北刚刚站起身来，忽听得庙外传来呼喝之声，两人齐齐一震，急忙静神聆听，只听得一个阴寒之声道：“厉千城，你应该知道擅自闯入黑白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！更何况是风宫中人，你必须死！”

厉千城绝望地怪笑道：“老夫已毒杀黑白苑二十余人，即使死了也值，不过老夫提醒阁下一句，杀老夫要尽早动手，莫等我风宫炎老驾临，那时性命不保的可能就是阁下诸人了！”

“炎越老匹夫的头颅迟早是老夫刀下之物，他若能早来，此去黄泉路上，也有人与你相伴了！”

范离憎对燕南北低声道：“是黑白苑的人，听说黑白苑在群雄讨伐风宫白流一役中出力最多。看来这一次‘毒夫’是在劫难逃了，黑白苑与风宫针锋相对，与我们是友非敌，无需担心什么。”

燕南北应了一声，摸索着在香案上找到半截蜡烛，此时“龙王庙”破败不堪，燕南北将它移至不受风雨的一个角落中，小心点燃。

这时，外面已响起了拼杀之声。

厉千城极可能是为逃避黑白苑的人马而避入“龙王庙”的，如此看来，追踪他的人武功自然在他之上，故范离憎无需牵挂外面的战局如何，他借着微弱的烛光向师一格望去，只见此时师一格正倒在地上，脸色隐隐泛着铁青色，双目紧闭，显然已中了毒。范离憎与燕南北相视一眼，皆愕然不解，范离憎心道：“莫非是因为师先生不谙武学，才会轻易中毒？”此念方起，立时又被他否定了，从对方出言提醒自己之举，足以说明师一格是武林中人。

此时“龙王庙”已是劲风疾贯，纵然庙中存有毒气，也应被吹散了，

范离憎见师一格不省人事，忙对燕南北道：“我的右手被毒焰焚烧，不宜与师先生直接相触，你试着以内力助他驱出体内之毒。”

燕南北道：“你怎知他姓师？”边说着，他已依照范离憎之言而行，将双掌抵于师一格后背命门穴，把自己的内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对方体内。燕南北虽然身具奇力，但内力修为并不十分深厚，故能否助师一格驱出体内之毒，他并无把握。

范离憎道：“数个月前，我尚未进入思过寨之时，曾在一个镇上遇过他。当时风宫白流的柳断秋率宫中弟子追杀牧野栖，我与师先生亦被柳断秋包围其中。”说到这儿，他轻叹一声，接着道：“当时师先生临危不惊，按理那时我就应该能看出他是武林中人了，只是他模样斯文，倒更像一介书生。”范离憎的声音一直十分低沉，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轻声惊呼一声，显得甚为意外地道：“那人既被称为‘毒夫’，他用的毒本应极为霸道才是，为何我两次中毒，皆安然无恙？”他将右腕凑到烛光前，只见右腕皮肤只是微微泛红而已，毫无中毒症状。

燕南北全力为师一格驱毒，无暇回答，心中却暗忖道：“莫非是风宫殿主徒具虚名？”

燕南北正思忖间，外面传来一声惊人的惨叫声，惨叫如嗥，让人闻之心惊。

范离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莫非‘毒夫’已被杀？”江湖帮派在仇杀争战时，多不愿被人窥视，范离憎深知这一点，故未外出观望。他见师一格迟迟没有醒来，而自己却毫无中毒症状，当下再犹豫，与燕南北携手以内家真力为师一格逼毒。

范离憎的功力在燕南北之上，合二人之力，自然效果更为显著，很快便听得师一格低低哼了一声，虽未醒来，却让范、燕二人心中一喜。

忽闻“砰”的一声，庙门突然被击得粉碎，庙门外出现了十数人，皆是一身黑衣劲装，脸蒙黑巾，腰间系有一条白色绸带，站在最前面的人身材高大，虽然因为光线昏暗无法看清他的脸容，但范离憎却清晰地感受到此人的目光阴冷如鹰，散发出让人心寒的杀机。

那森冷的目光扫过范、燕、师三人后，落在了地上的三具尸体上。沉默少顷，只听得那人道：“这三个人是否为你们所杀？”声音冷若玄冰，不带丝毫感情，让人闻之心栗。

范离憎点了点头。

那人又道：“照此说来，厉千城身上的伤亦是你们所为了？”

这时，他身后有一人道：“总领，逃遁的风宫白流弟子共有七人，现在连同厉千城亦只有四具尸体，会不会……”

那被称作“总领”的黑衣人摆了摆手，将属下的话阻止住了，他沉声道：“不可能，厉千城属下的尸体出现在这庙中，说明他们曾有意隐身于此，以避过我等追杀，为了将我等引开，他多半会故布疑阵，另外那三人极可能已先走一步，而绝不会就是眼前三人。”

范离憎心中暗自佩服此人的推测，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至庙外数丈之距骤然而止，一个粗犷的声音大声道：“总领，属下奉命前去村子里查看时，刚好与三名风宫贼子相遇，他们刚杀了村中五人，正准备绕道向这个方向返回，总领果然料事如神，让属下沿着小道而行，就将他们一一拦截，这是风宫三贼的人头！”

“扑通”数声，想必是那人将头颅掷于地上的声音。

黑衣总领道：“很好，事情进展比预料中的更为顺利，这三位朋友功不可没！”说到这儿，他的目光重新落在范离憎三人身上，道：“厉千城人称‘毒夫’，看样子你们亦受其害了，老夫能顺利诛杀厉千城，三位也出力不少，老夫就助你们一臂之力，从此互不相欠！”

话音甫落，他的身躯已幻作一道黑影，长射直入，右掌闪电般向师一格前胸拍去。

范离憎与燕南北大惊失色，虽然对方已有言在先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但对方来势奇怪，出手如惊电，若是万一包藏祸心，岂非要糟？

略一踌躇间，那黑衣总领已以快不可言的速度在师一格胸前连击十数掌，掌法飘忽不定，无迹可寻，不可捉摸，范离憎心知对方若要下毒手，自己亦已无法挽救，于是索性听之任之。

连出十数掌后，未见黑衣总领有更多的动作，他的身躯已凭空反掠，仿若其身后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引，身法之高明，让人惊愕莫名。

当他重新回到原位时，范离憎方暗吁了一口气。

黑衣总领一挥手，在他身后的众黑衣人立时悄然隐入茫茫雨幕中，而黑衣总领在转身离去的那一刻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风宫四老之一炎越将至，三位好自为之！”

马蹄声响起，渐渐被风雨完全吞没。

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师一格突然吐出两口黑血，腥臭无比，他的双眼缓缓睁开了。

范离憎大喜，忙道：“师先生，你没事了吧？”

师一格不答反问道：“是你们救了我吗？厉千城逃走了么？”

范离憎于是将方才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，末了又道：“那个被称作总领的黑衣人似乎很是冷漠，若不是我们替他杀了三名风宫弟子，不知他将会如何对付我们。”想到黑衣总领高深莫测的武功，若是起了杀机，只怕极为棘手。

师一格声音微弱地道：“灭……灭了烛火。”

范离憎一怔之下立时明白过来，知道师一格是听说炎越将至后想到这一点的，他忙将墙角处的烛火吹灭了，低声道：“师先生，现在你能走动么？”

师一格明白了范离憎的意思，他低声道：“不必了……若是进了村中，一旦引起厮杀，反倒连……连累了村民。只要我功力恢……恢复，纵然……纵然炎越真的来了，也无甚大碍。”

范离憎听他如此说，自然也不便坚持，他心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师先生的武功必定已臻绝顶高手之境，只是为何他中了毒，而我与燕南北反倒安然无恙呢？”

师一格盘膝正坐，凝神回气，他的功力本就极为深厚，一刻钟后，身上余毒已经尽去，功力基本复原。

三人都准备与炎越一战，于是在“龙王庙”中默默等候，敌明我暗，

就可抢得先机。对于炎越的武功他们早有所闻，心知这必将是一场恶斗。

不料直到天色微明，仍不见有人在附近出现，雨也停了，屋檐上的雨水犹自在滴落，滴滴嗒嗒，越发衬托出黎明前的寂静。此时，庙内仆倒于地上的三具尸体已可看清，微弱的光线照着地面的一摊摊血水。

师一格率先打破了沉寂，他道：“看来风宫白流真的日薄西山了，厉千城被杀了这么久，竟一直无人问津，若是在数月之前，只怕这一带早已血流成河了！”

顿了顿，似乎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不知这位范……公子怎么识得师某？”

范离憎便将其中原委告诉了他，师一格听罢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心中却惑然忖道：“被柳断秋围困的人当中，似乎并无一脸带病容的年轻人，莫非范离憎已易了容？”想到范离憎之父范书生前不仅武功高绝，心智更是名动天下，其容貌之俊朗亦是众所周知，心中更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师一格的猜测不无道理，范离憎一脸病容的确是易容而成。

原来，那日范离憎与铁九相见后，铁九应允为其铸造血厄剑剑鞘，只是此剑鞘材质世所罕见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铸成，于是范离憎就请铁九的弟子转告天师和尚与广风行，让他们先回思过寨，免得因为逗留于天下镇太久，而引起他人猜疑。但同时范离憎亦想到了自己终不是思过寨弟子，此举多少有些越俎代庖之嫌，因此又与思过寨约定在剑鞘将成之前，思过寨派人前去天下镇会合范离憎，然后两人一齐将血厄剑鞘送回思过寨。如此一来，范离憎方可免去遭人猜忌，他之所以顾及这一点，是因为他已知晓思过寨内部纷争不息，看似微不足道的事，却可能会引发思过寨的内乱。

悟空最终决定让燕南北前去与范离憎会合，他之所以做如此选择，是因为思过寨燕高照的诸弟子除了死难者外，剩下的弟子中，不是年纪过小，就是已为武林中人熟知，单独在江湖中出现极易引人注目，惟有燕南北因为多年来一直处于痴愚状态中，外人绝少对他留意，派他前去天下镇，最不易引人注意。

铁九历时四十九天方铸成血厄剑鞘，四天前，燕南北与范离憎在天下

镇会合后，两人携着剑鞘返回思过寨，范离憎自知在未出试剑林时，自己就已有不少仇家，再加上幽求、水族、风宫……一旦身分被人识破，只怕血厄剑鞘会因此而落入他人手中，故范离憎在启程前略作易容，以瞒过外人耳目。

只是对师一格而言，非但今日所见之范离憎已非本来面目，连初次相见时的范离憎亦非本来面目，当时他正易容成思过寨弟子戈无害，这一点只怕又是师一格始料未及的。

范离憎本不愿显露自己的身分，只是在得知厉千城用了剧毒之后，料定自己绝难幸免，存有必死之心，只求能与厉千城两败俱亡，故不再有什么顾忌。

天色越来越亮，若继续留于此地，天亮之后，外面的尸体一旦被村人发现，惊动官府，那时只怕连同村中的人命案都会算在他们身上，于是范离憎道：“师先生，此地绝非久留之地，还是早早离开为宜。”

师一格牵挂小草、白辰的安危，也不敢多做耽搁，当下就与范离憎、燕南北辞别，向南阳方向而去。

范离憎自离开思过寨前去天下镇起直至今日，一直出人意料地顺利，中途未出任何波折，昨夜的变故是第一次微起风浪，他与燕南北离开“龙王庙”后，继续向思过寨方向而去，此去思过寨只有一日路程了。

一路上，范离憎一直在思索着师一格为何中毒昏迷，而自己与燕南北却安然无恙。按理师一格未曾出手，应更为安全才是。苦思冥想之际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记起自己曾被禹诗的女儿禹碎夜暗算，误服下一颗毒药，但最终自己却并未毒发身亡，这事一直萦绕在范离憎心中，没想到如今又一次遭遇这等奇事。

他不由暗忖道：“这两件事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？难道……难道自己竟已是百毒不侵之躯？”

若是如此，自己怎会一无所知？更何况当时燕南北亦在庙中，也安然无恙，怎么可能两人都身具异能？

一时无法明白其中玄奥，范离憎索性不去想它，两人匆匆赶路，一路

无话。

天黑时分，两人终于赶到了思过寨。

两人刚到寨子正门前，就有人迎上前来，见有燕南北在其中，就退了开去，两人匆匆入寨，沿途感到思过寨的布防已恢复了，固定哨位相呼相应，巡守的思过寨弟子不时在夜幕中隐现。看来，佚魄担负起寨主重任后，果然不负重望，思过寨已重现生机。

寨中弟子见燕南北与范离憎一同安然返回，皆有喜色，当范离憎两人行至半山腰时，佚魄已闻讯，亲自率人前来迎接。

佚魄虽然断了一臂，但其威仪却未减丝毫，只是眼神中饱含沧桑之感。思过寨的那一场剧变，在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回忆。

自己尊崇有加的恩师突然背叛侠义……

同门师弟投身于敌……

十三同门师兄弟折损五人……

其中任何一件事，都让人难以承受，而佚魄却要同时面对人生三重痛苦。

而他的痛苦还需深深隐于心中，因为如今他已是思过寨寨主，他的喜怒哀乐对整个思过寨都有着莫大的影响，纵然他的心中有无限悲痛与失落，也必须以坚强与冷静的态度去面对。

在佚魄的身后，有穆小青、卓阳、弘月、郑火及其他几名思过寨带职弟子，佚魄所有幸存的同门师兄弟中，惟独不见杜绣然。

佚魄遥遥招呼道：“范公子、燕师弟辛苦了。”

范离憎表面只做了粗略易容，此时又与燕南北同在，佚魄自然能识出他来。

范离憎忙道：“佚大侠客气了。”

佚魄道：“悟前辈已得知范公子与燕师弟带回剑鞘，此刻正在思空苑等候着。”悟空为了血厄剑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此刻剑鞘终于铸成，自然迫不及待要一睹剑鞘真面目。

范离憎立即道：“在下这就去见前辈。”

当下，众人一道自乱斩坡而上，佚魄、范离憎、燕南北走在最前面。

范离憎与穆小青、杜绣然在留义庄相遇后，曾与牧野栖经过一番长谈，只是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，这除了他们两人之外，绝无第三人知晓。总之一番交谈之后，牧野栖答应写一封书笺交与其父牧野静风，劝其撤出留义庄。

牧野静风撤出留义庄后，范离憎即与穆小青、杜绣然辞别，赶赴天下镇。当时他便隐隐察觉杜绣然神情有些异常，此时又不见杜绣然身影，心中顿生疑虑，他对杜绣然已颇为了解，知道她不如穆小青那般冷静理智，有时难免会做出有些偏激之事。

有心相问，终觉不妥而缄口默言。

到了思空苑，不知为何，除佚魄之外，其他人相继止步，不再踏足走进。佚魄对此似乎早已有所料，神色如常，范离憎暗赞。

佚魄将范离憎与燕南北领入尘封殿，悟空老人早已在此等候，当燕南北步入殿中时，悟空老人的脸上显出惊喜之色，若非在后辈面前顾及身分，只怕他早已抢步上前了。

范离憎、燕南北见过悟空老人后，悟空老人连连颌首，道：“铸造血厄剑鞘是老夫多年夙愿，此举亦关系着整个武林的正邪之争，范公子此次可谓帮了老夫一个大忙。”欣然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范离憎歉然道：“只是机缘巧合，该由在下为此事尽绵薄之力而已。”

悟空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剑鞘铸成，老夫心病亦去！”言罢走至尘封殿中央，右掌自下而上虚扫一掌，无形掌风悄然而起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声轻响，尘封殿中央地面上几块方石竟被无形气劲同时牵引飞出，悟空掌势再出，掌法飘忽，方石犹如被人以巨掌所托，稳稳落地，落地时竟没有重重相磕之声。

殿中出现了一个长坑，血厄剑赫然横置其中。

目睹此剑，在场几人心中都泛起异样之情，血厄剑让他们想起了太多太多的东西。



燕南北神容一肃，取下肩上的木盒，双手高举于悟空老人面前，恭声道：“师父，血厄剑鞘在此！”

悟空郑重接过长形木盒，燕南北倒退开去。

悟空的神色显得极其郑重，他轻轻开启了木盒。

只见一道幽幽光亮立时由盒中透出，犹如皎月之光芒，绝无咄咄逼人之感。众人只觉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异样感觉，心情顿时都安定下来，浮躁不安之情大减。

悟空喃喃自语般轻声道：“此剑鞘果然巧夺天工，已将“天陨玄冰石”与“海母”之珠的玄奇之处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”

他极为郑重地自盒中取出剑鞘，但见此剑鞘通体晶莹，似乎可透视而过，非石非玉非铁，其形状与寻常剑鞘迥异，鞘体如同被剖成两半的竹子，呈弧形，在剑鞘外侧表面上嵌着七颗明珠，正是“海母”之珠。

那幽幽光芒正是这七颗“海母”之珠发出的。

悟空横持剑鞘，凝视良久，终于内力一吐，沉声道：“血厄剑鞘！”

此声甫出，坑中的血厄剑已被他的无上真力牵引，蓦然腾空飞起一丈多高才下坠。

悟空剑鞘一竖，迎向血厄剑。

“锵！”

血厄剑直插鞘中，丝丝入扣，天衣无缝。

剑鞘与剑身相摩擦的声音悦耳至极，犹如天籁，让人恍惚间会忘了这是兵器锵然之声。

悟空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缓声道：“自从将血厄剑埋于此殿地下后，尘封殿已是雀鸟远避，虫鼠遁走，不见有任何生灵，如今血厄归鞘后，若是能在尘封殿重见鸟雀虫蚁，便可知剑鞘的确大功告成！”

话虽如此说，但由其神色间不难看出，他对此事已有极大把握。范离憎心中暗松了一口气，忖道：“众人的一番心血，总算没有白费。”

悟空将血厄剑交于燕南北，燕南北将剑背负于肩上。

悟空转而对范离憎道：“范公子旅途劳累，本当早些歇息才是，只是